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六十七回 明武宗移蹕駐荊州 孫知府奉命審刺客

話說武宗因劉暉進奏，當下怒猶未息，便命力士將錢龍、趙虎二人拉下丹墀，各敲一刃大棍。左右一聲答應，即刻將錢龍、趙虎拉下，每人用力打了一刃大棍。那知他二人毫不畏懼，那棍子打在他二人身上，猶如打在石頭上一般，不必說皮肉未損，連痛也不痛，只聽他二人在下面大笑不止。武宗更加大怒，又命每人再挨一刃棍。那知他二人仍然如此，卻把大棍打折了兩根。他二人復又笑道：“昏君！你不必說是拿大棍子打我，就便取把鋼刀來在咱家身上亂刺，看咱家可懼也不懼？”武宗沒法，只得命力士仍將他捆綁定當，發交荊州府嚴刑審問。張忠復又奏道：“奴才看這兩刺客本領既然高強，而且有運功之法。焦大鵬既可制服得住，莫如即將他二人交與焦大鵬，沿途看管，或者尚無逃逸情事。若交別人看管，猶恐不妙。”武宗當下准旨，即發焦大鵬沿途押解該犯，並沿途護駕隨行，以防再有行刺等事。說罷，就命起蹕。當下有人將錢龍、趙虎交與焦大鵬。這裏武宗也就即刻起蹕，出了行宮，直望荊州趨趕而去。在路行了一日，到了傍晚，已至荊州境界。荊州府孫理文早已得著信，已帶著在城文武各官，出城迎駕，當下跪迎聖駕已畢，即隨著聖駕一齊進城。城內亦早已備下行宮。武宗進了行宮，即刻傳出旨來，命將錢龍、趙虎行刺兩個欽犯，交與荊州府嚴訊，務要連夜訊出口供；若無實在供詞，定即將荊州府革職。

這道旨意一下，荊州府那敢怠慢，也就立刻將錢龍、趙虎二犯帶入衙門，登時上了刑具，傳三班衙役並各種刑杖、各種嚴刑，又將焦大鵬請到衙門，以資幫助。登時升堂，將錢龍、趙虎二人帶到堂上。只見他二人立而不跪，荊州府喝令跪下，錢龍、趙虎也喝道：“這昏君的殿前，咱爺爺也不過跪倒而已，你這一個小小知府的衙門，咱們不配給你這賊官下跪。”荊州府大怒，喝令將他拉下，先每人重挨一刃棍，然後再問。左右差役一聲答應，即刻將這兩個死囚拖倒在地，褪下褲子，每人打了一刃大板。那知他二人依然如是，毫無痛楚。

荊州府甚為驚訝，因問道：“似此重刑，不畏刑杖，如何問得出口供來？”當有一個老差役上前說道：“這兩個犯人會運地工，若令他在地下去打，不必說每人一刃板，就是每人一萬板，也是無用。只有一法，須將他本身著人抬離了地，然後著力再打，或者可以使他痛。”荊州府聞言，便顧左右那身強力壯的，挑選了八個，四人抬他們一個，將錢龍、趙虎抬離了地約有一尺多高。一面又使將那大板，盡力在他二人大腿上結實痛打。打到五百余板，只見兩腿鮮血直流，皮開肉綻，錢龍、趙虎漸漸支持不住，卻還咬緊牙關，死也不說痛楚二字，也不說願招二字。直打到一刃板，荊州府方叫眾差役住手，將錢龍、趙虎推轉過來，叫他跪下。錢龍、趙虎還是立而不跪。

荊州府沒法，只得問焦大鵬道：“該刺客如此倔強，當以何法治之纔好？”焦大鵬道：“小人願助大老爺一臂之力，先使他跪下，然後再請大老爺審問便了。”說著，就走到錢龍、趙虎背後，只見他腰一彎，在錢龍、趙虎兩腿彎內用二指輕輕一點，錢龍、趙虎不知不覺登時跪了下去，再也站不起來。原來人身上各處皆有穴道，焦大鵬在他二人腿彎內穴道上點了一下，所以他二人站不住，登時兩腿酸麻，跪了下去。荊州府這纔問道：“錢龍、趙虎，你二人為何膽敢前來行刺聖駕？究有何人指使？速速招來，或者本府尚可代你免其死罪；若再不供，免不得皮肉吃苦。”只見錢龍、趙虎大聲罵道：“好個賊官！咱爺爺在昏王面前也不曾將實供招出，你好大一個知府，就想咱爺爺招出實供？除非你作了咱爺爺的兒子，咱爺爺可以告訴你；如若不然，你休想咱們爺爺招出實供。咱爺爺前來行刺，是有人指使而來，這人可與昏君有切齒之仇，但不便告訴你。

你莫說以嚴刑嚇我，就便將鋼刀架在咱爺爺頸項上，咱爺爺也無實供的。”

荊州府見錢龍如此說法，不禁拍案大怒，便命人抬夾棍將他夾起來再問。差役一聲答應，走上前來將錢龍拖翻倒地，即將夾棍在他小腿上夾起，兩邊的將繩子用力一抽，只聽“隔吱”一聲，夾棍已經兩段，毫無痛楚。荊州府沒法，又命人將點錘取來，在他脛骨上打二十下。諸公可要知道，這點錘，州縣衙門內向來是不常用，因為這刑法最是利害，只要在脛骨上打二十下，這個人的脛骨登時就被打碎，雖再吃些骨碎補也是不濟，這人從此以後就成殘廢了。所以有司衙門內如遇有大案，皆是先用夾棍、鐵索；若再熬供，便用天平架；迫不得已，纔用這點錘。今日用這點錘如此迫切，一因這兩個行刺聖駕的欽犯，將來總是要凌遲處死的；二來荊州府因聖旨急迫，明日就要復命，錄取實供，好去捉拿那指使之入；三來荊州府被錢龍、趙虎大罵極了，所以纔用得這點錘如此急迫。

當下眾人將錢龍拖翻在地，取了點錘，在他兩腿脛骨上，用力敲打。打了二十下，只見錢龍仍然咬著牙關，死也不肯供出。荊州府又命再打二十下，下面又打了二十下，仍是不招。荊州府沒法，只得叫將錢龍帶在一旁跪下，復問趙虎道：“趙虎，你可速速給本府招明，不要如錢龍有意熬刑，本部堂也要叫你吃這點錘的苦楚了。”只見趙虎在下面大笑，說道：“你若問何人指使，即是王守仁使我等前來行刺昏君，這就是咱家的實供，此外再無實供的可話了。”荊州府更加怒發沖冠，又命人將趙虎拖下，也打了二十點錘。下面答應，即刻又將趙虎拖翻在地，用力在他兩脛骨又打了二十點錘。那知趙虎亦復如是，不但荊州府急得沒法，連那些眾差役個個皆代荊州府耽憂。若照此問不出供來，明日前程就難保了。

大家正在那裏暗想，只聽荊州府又叫：“將趙虎拖轉來。”趙虎到了當面，荊州府只得向他騙道：“趙虎，本府看你如此英雄，真算得是第一條好漢，可惜你誤為人用，聽人指使前來，使你在這裏受這痛苦。你可知道‘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’？你今日雖做了刺客，其實在先也是個極安分的良民。在你此時，以為受人之托，必須忠人之事；今事既未辦就，你又為人擒獲，本府料你本意以為作事不成，未能忠人之事，覺得已負人的重托，再將托你的人招了出來，更覺對他不欠，所以咬定牙關，不肯將指使的人招出，免得他與罪同科。這是你的血氣，有肝膽的人，所謂‘一人作事一人當’，不肯帶累別人，你的心定然如此，本府倒也甚為欽佩。但不過本府還代你可惜……”下言尚未說出，只見趙虎說道：“你代咱家可惜甚麼？”荊州府道：“本府代你可惜的既非本領不如人，又非肝膽不如人，只可惜你愚而不明，但知充作好漢，徒以一身枉死。本府試問你，這指使你行刺之人，平時你受過他什麼恩惠？還是不以死相報不能報他的大德？若果有這番思義，竟要以死相酬，一將他招出來便萬分對不起，而又于自己以死相報之意大相背謬，你就不必實招，好讓你殺身成仁，完一個一死報知己的名節。設若指使你這人，爾並未受他的恩惠，他也不曾有什麼恩惠施之于你，或以銀錢賄屬，或以官爵允你，你便因他這累累多金、空言官爵就代他奮身行刺，犯這罪大惡極的科條，在先固未嘗深思，現在還不知懊悔，這就未免可惜。你外似英雄，其實心也糊塗，愚而且憨了。”荊州府用了這一番說詞，打算使他自己反悔，可以招出實情。不知趙虎可能從實招來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